

<<同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同行>>

13位ISBN编号：9787208101531

10位ISBN编号：7208101531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司屠

页数：34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同行>>

内容概要

《同行》是部短篇小说集，集合了作者司屠面对普通人日常生活时的所思所想，描摹普通人的生存现状，把日常生活事件化、故事化、传奇化，揭示人事间的局促与疏离。

<<同行>>

作者简介

司屠，男，原名姚来江，1975年生，2002年开始写小说至今。主要小说作品有《同行》、《在继续之中》、《旅行与艳遇》等。2010年3月获得第十八届黑蓝小说奖。

书籍目录

阴谋难道是鸡，难道鸭 唐朝的瘦身运动 草丛中钟声不偏不倚 故人豫襄故乡河马来信同学少年旅行与艳遇 高宠之死世界夜行同行在继续之中便衣弦上箭

章节摘录

阴谋 先来说说我祖母的死。

是这样，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四日下午四时许，我祖母在家门前耙谷时不慎在道地的一块石头上绊了一跤，后脑着地掉落高约一米的坎下。

其时，我在离家一百里外的一乡镇派出所工作，交通不便，几经辗转，等我赶到（离我祖母掉落坎下已过去八个小时），我祖母已去。

死了也就死了。

有一事不明。

急着要我回家的是我祖母，且，我祖母在临终前多次问到我，见我还不来，她就把眼睛闭上。

亲戚们以为她死了，一阵恸哭。

她却又把眼睛睁开来，重复同样的问题。

（中间，我祖父在众人的鼓励下，在她睁开眼睛时，走到床榻边，大声问她有什么事，他可以转达。

我祖母闭上眼睛，摇摇头[此时想必有微笑自她脸上浮现，只是他们不曾察觉]）。

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结果是：当老人家永远闭上眼睛时，亲戚们都还在等着她睁开。

他们谁也不愿轻率地最先哭出声来。

因此，没有人知道我祖母死去的确切时间。

我的问题是，我祖母到底有什么话一定要亲口告诉我？

居然连我爷爷也不被信任。

有两种说法：一是，我是我祖母的大孙子，老人家无非是死前想见大孙子一面。

在于看，不在于说。

既然不能见到，话可有可无。

我觉得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我母亲对此不以为然。

她认为，祖母必定是有好东西要亲自托付我，可惜我迟迟不到，终究落入了我三妈之手。

理由如下：一、我三妈为人干练，家中（我祖父、祖母与三爹、三妈住在一起）大小事务均由她一手操持。

我祖母很清楚，若托我祖父转交，终将落入我三妈手中。

二，我祖母死后，我三妈是最先哭出声来的，由此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这第二种说法太过牵强，存在明显的漏洞，你想，如果我祖母真有好东西要给我，她可以交给我父母。

不过，亲戚中持第二种说法的相当多。

我在家呆了一个星期，每天都有同情我的亲戚和我唠叨起此事。

当然，旁敲侧击，言语较为隐晦。

这不免使我一方面怀疑它出自我母亲的一厢情愿，并经过她的推波助澜，因而被广为接受。

同时，我也盘算，毕竟我家祖上大户人家，传下宝物也不无可能。

居然有宝物，那么这些宝物如今都到哪里去了呢？

只能是，它们已落入了我三妈手中。

况且，第一种说法实在也经不起深究，若我祖母只为见我一面，见不到又怎么了？

这确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

可能另有原因，但那会是什么呢？

出殡路上，我也想到了这事。

当棺材被推入墓穴，在众人的哭喊声中，我紧盯着徐徐闭合的墓碑一侧逐渐狭隘的洞口。

但直至我眼前一片模糊，仍无丝毫感应。

随后，人群绕着坟墓转圈。

十圈之后，走在最前面的人便不再回到圈中，带动众人沿茶园的小路往山下走去。

我走在最后面，不时地回头去看。

我看见，坟头那蓬高耸的草随风摇曳，草穗在风中四散，大有尾随而来的趋势。

<<同行>>

也许祖母已经启示于我，只是我一时不能领会。

随后若干年里，此事我一直记得。

并非刻意。

比方说，看到武侠片，想到祖母留给我的可能是一本武功秘籍；读到《一千零一夜》，眼前便出现一只聚宝盆，黄金白银，美女如织，等等。

这样的幻想，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以聚宝盆为例，也没见我三叔家发财，虽说可以作这样假设：由于心虚，他们至今不敢使用。

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心虚到钱都不急着要的地步）。

在我而言，有趣而已。

只是偶尔，我自问：到底会是什么？

并因此而发呆。

若此时我正在审讯一名犯人，我的目光便会长久地落在他身上。

至于是他身上具体何处，我当然也不清楚。

伴随着这种长时间的目光（视若无物，而又绝不移开）的是一种捉摸不定的微笑。

当犯人开始结结巴巴地交待作案经过时，我不禁奇怪此人为何在抵制许久之却突然主动开口了。

二零零一年十月，离我祖母死期将近五年（此时，我已调入另一单位工作）。

一天晚上，我去单位附近的网吧上网，在“橡皮”上读到吉木狼格的《阴谋》，如下： 在我经常走过的地方 有一块石头 它的周围有草 不远处有红色和蓝色的小花 我知道这块石头

由来已久 我从小到大 便常常数着步子从它身边走过 今天我满怀一种心情 又一次看见它 这使我吃了一惊 它为什么总要给我 重复的经历 我和它的关系 真有这样密切

我侧着头看远处的小花 但心里想着石头 撇开周围的草不说 多么熟悉 我终于提高了警惕 阴谋在我心中一闪而过 好险啊 这些年的每一次经过 那石头的外表 和它的

附近 肯定包含着阴谋 我从来没有被它绊倒 也没有因为它而出事 这就更要我小心

倘若多年的阴谋一旦败露 我操。

我站起来，走到管理员面前，说明来意。

管理员给了我一支笔，并从纸篓里翻捡得一张已经被撕了角的烟纸。

我把诗抄在纸上。

烟纸的空白一面面积有限，等我发觉，这一面已被占满。

我只得把剩下的几句抄在另一面。

这一面被人用原珠笔涂划了毫无规律的线条，连起来看像是一个花环。

中间，左一个右一个写了几个同一个女人的名字：翠花。

我把自“好险啊”以下的诗句抄在两个翠花之间。

虽说较之空白一面杂乱许多，也还看得清楚。

翠花好险啊 这些年的每一次经过翠花 那石头的外表翠花 我离开网吧，回到单位。

我急于找个人述说，却遍寻不着。

并不是说单位里没有人，有好几个同事在值班，在看电视。

问题是对他们说有如对牛弹琴。

但我随即又感到，我到处都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来和我分享。

我数次拿起话筒，有好几次已经拨通了电话，其中一次，我已经听到对方接起电话了。

喂。

还没有等他“喂”完，我便把电话搁了。

我能说些什么呢？

即便是我祖父，或我三爹，他们能理解其中的微妙吗？

我表示怀疑。

试想： 爷爷，奶奶死于家里道地上这块石头一旦败露的阴谋。

我发现，话到嘴边，你却很难把它说出口。

<<同行>>

即使我眼睛一闭，任由嘴巴把它们说出。

你也看到了，我很难把我的意思表达清楚。

若我加以解释一番，只会使这个事情和我这个人更加地不可理喻。

他们的反应可能是：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或莫名其妙的 是吗？

说着便不再理我，继续忙自己的事情。

最不能接受的是：走到我身边，什么也不说，拍几下我的肩膀，好像他什么都明白。

惟一可以信赖的听众是我祖母。

她那在天之灵，必会像我此刻想到她时一样，发出心领神会地一笑。

可是，她死了已经。

十月的中午，阳光明亮，大批蜻蜓在头顶盘旋不去，似乎触手可及。

根据我多年乡村生活的经验，当你真正伸手去抓时，它们便一哄而散，不过很快又会聚拢过来。

而在廊下，村民们或站或坐，坐着的手捧茶碗，躬身向前，茶杯的高度与额头相齐，杯口向外，好像在等待注水。

他们长时间地保持着这么一种姿势。

但当你从他们面前经过时，却难以看到他们的头底心直至后脑勺：一旦你的影子遮住他们身前的阳光，还没有完全遮住，他们便从两腿间抬起头来，眯缝着眼睛，自下而上看你。

接着，别转头去，与靠在廊柱上的妻子们窃窃私语。

什么时候了？

等一下。

说着，那妻子用手指甲把一粒瓜子壳从牙缝间挖了出来，“呸”的一声，吹到地上。

什么？

我问你今天几时了？

嗯，早着咧。

我每年回家只一次，总是在过年时，村民们见我到来，以为又快过年了。

我家离我祖父家不远。

我祖母在世时，每年到家后我便去看她。

只是这次更为迫切。

我在家中搁下从途中一菜场买来的三斤四两猪肉，直奔石头而去。

我母亲正好从田畝回来，看见我一进一出，问我去哪里。

我说我去祖母家。

她放下猪草，看着我。

我估计她以为我忘记祖母已死。

我三妈在道地上耙谷子。

她双手持耙，耙子尾端伸出肋下长长一截。

她身材矮小，故而耙子的尾端伸出越长越利于使上力，但过于长，耙的范围也便小了。

我三妈一头长发披挂，绕匾而行，或退或进，耙齿如同梳子，在谷面上划出道道纹路。

她还不时地蹲下身去，把耙出匾面的谷子一一抬起，扔进匾内。

此情此景多么熟悉，想必我祖母死前也是如此。

我不禁侧目去看石头，它还在。

我迅速又把眼睛移开，装作此行与它全然无干的样子。

我三妈背对着我，我想她早已看到了我。

她正在寻找合适的时机，以便转过身来，装出惊讶的样子，叫出我的名字。

三妈。

哦，来江啊，我还以为是谁在叫我，今年你怎么早回来了？

（把聚宝盆交出来？

什么聚，盆？

不要装蒜，你藏着也是藏着。

<<同行>>

) 我三妈把耙子靠在晾晒衣服的树杈上，然后在石头上坐下，擦着额头的汗渍。

我在家里住了两天，更为频繁地忖到石头。

时而，从皮夹子里摸出烟纸，读上几句。

不过好像再没有完整地读过一遍。

往往读了几句，便陷入沉思或发呆。

的确，它的周围有草，不远处有蓝色和红色的小花；从小到大，我也常常从它身边走过，不过没有数步子。

我没有数步子的习惯。

显然，它也由来已久。

至少从我有记忆起便已存在。

我能记得的是，在目前的这个月份，晚上，我和弟弟坐于其上--如果面南而坐，我们的脚尖便可垂挂到坎下，左右晃荡，无奈它们还不够长，难以探触到底下墙根的花草--听我爷爷讲穿山甲的故事。

故事告一段落，我们便跳落坎下，奔向溪坑，此时可以听到背后传来我祖母的斥责声。

她这不是在骂我们，而是在数落我妈，怪她看管不严。

坎下是人行道，可供一人挑担而过，如果两人挑担，相向而行，另一人便要让到南边的田畈上。

在田畈与小路之间有一条沟渠，杂草丛生，不仔细识别便会以为是田畈的一部分，但即使是村里的羊也不会于此蹿落。

往南则是大片的稻田，稻田之间有一条同样狭窄的小路，通往不远处的溪坑。

安装自来水前，附近一带村民的生活用水都从溪坑里挑取。

我也挑过。

溪坑边上便是山。

小时候住我祖母的家中，早上打开窗户，便可看到山。

当然，推开别人家的窗户也可以看到。

区别在于我祖母家离山最近。

山，如在面前，几欲倾倒。

后来，我祖母家和我家分家了，其时，我读小学。

小学就在我祖母家的西首，不远。

另一边则是晒场。

晒场上竖立着一个个的草垛。

我和同学们经常在那里冲锋陷阵。

我祖母会温好茶水等我们中途休息时去喝。

我们把捉获的蜻蜓之类的小动物，用针线穿过躯体，倒吊于门前的树杈上。

随后，我们便坐在石头上（我的屁股不知有多少次于其上下落，下落），于大口喝水的同时欣赏着蜻蜓的挣扎。

而此时，我祖母在干什么呢？

记得，我祖母在屋里念佛。

可以从敞开的窗户间看到她。

而每每，当我侧过头去时，目光扫过，看到我祖母也正看着我。

仿佛她一直在看我。

再后来，我离家到外面读书，离家越来越远，回家次数一年年减少。

及至参加工作，一年回家不过一次。

这，我上面已经说了。

每次回到家，我总会先去我祖母那里报到。

每次去时，家里往往只有我祖母一人（临近春节，其他人都去搓麻将了）。

而我祖母每次都在念佛。

我便在她对面的长凳上坐下。

没有非要说的话。

<<同行>>

不过，时间一久容易睡着（我发现，我祖母念佛于我有催眠之效）。这样，我便会在瞌睡来袭时迅速摆脱它，去堂屋找到一把铁铲，把门前一地大雪纷纷铲落坎下。至此，那块石头便又露出它的本来面目。

走之前，我又去了三爹家。

我祖父在廊下劈柴，劈得满头是汗。

我从没劈过柴块，便试着劈了几块。

其间，我祖父坐在石头上吹风。

我问起石头的来历。

祖父告诉我，石头当初搬来是用来坐人的，是他从山上采石场找来。

爷爷你一个人？

一个人，现在老了，背不动喽。

它大概有多重？

也不是很重。

我试了一下，双手可以勉强扛起一角。

于扛起处，露出一片阴湿的泥土，自然比处在太阳暴晒之下的泥土更土，还有体积很小的虫子，长着细微的触角，但并不逃窜，等着我把石头放下。

.....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清醒的态度，细致坚韧的语言，表达了个体内心在遭遇了不断变动的物质世界的重重阻隔之后，由怀疑到自我否定，再从迷失的困境中突围而出，最终迈向相对平衡的回归之路。

作者冷静的笔触伸向日常生活的内部，以金属般的洞察力揭示了人际间的局促与疏离，然而又因为他几乎是一以贯之的悲观气质，原本失血的生活琐碎被反刍后重新加工成为投射着带有鲜明的作者风格的特殊碎片，以此串成一个完整的，属于司屠个人的“现实世界”。

——第十八届黑蓝小说奖授奖辞节选

<<同行>>

编辑推荐

《同行》是：1.黑蓝文丛第二辑，黑蓝文学迷翘首以盼； 2.融文学与艺术为一体，用文学的眼光看待琐碎而无稽的生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